

奚雅在丈夫的房间里看到另外一个女人



李绵星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大学教授季帆自认是个成功男人,他的妻子羿小羽则时刻有种危机感,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,心生嫉妒,行为过激,致使车祸发生。两车相撞,季帆几乎没受伤,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却严重受伤,昏迷四天四夜,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。容貌的改变让羿小羽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。于是,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……

[上期回顾]

为了挽回孟嘉伟的损失,羿小羽跟着他去找外商,澄清了误会。回来的路上,羿小羽在车上睡着了,看着身边的美女呵气如兰,孟嘉伟的身体起了变化。过了几天,孟嘉伟回家,给妻子带了一堆化妆品,他要求妻子化妆,然后和他上床。这天晚上,孟嘉伟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和大美女羿小羽做爱。

情感天空

羿小羽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孟嘉伟

孟嘉伟看着羿小羽脸上的泪水,知道这个美丽的女人心里一定隐藏着不能言说的苦痛。他心疼地为她擦拭着泪水,发现这泪水像不断的小溪,他情不自禁地亲吻起来,如果能,他想吸干这苦涩的泪水,他不能容忍它们在这张美丽的脸上停留,不仅他不能,任何面对这张脸的男人,只要他有一丁点爱心都不能无动于衷。

羿小羽迷失在孟嘉伟的热吻里,她的委屈融化在这个男人的深情里,那一刻她残存的理智千遍万遍地在心里呼喊:不要!不要!她扬头向后仰着,试图躲避那让她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亲吻,却不想把自己丰满性感的嘴唇送了上去,那急切的吮吸终于瓦解了她最后的防线,她发现她的唇、她的舌、她的双乳连同她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在迎合这火辣辣的亲吻。

奚雅的文章发表了

奚雅正在办公室翻看着最新一期的《都市文学》,她给季帆的那篇稿子居然登在了《都市文学》的头条。奚雅仔细地读着自己的小说,发现一些细节和措辞已经被改得更合情合理了。

她给季帆打电话:您好!季教授,我是奚雅。感谢您把稿子推荐给《都市文学》,他们正刊发了。

哦?是吗?我想起来了,葛霖前些天告诉了我,我这几天,忙,忘记转告你了。他认为你的稿子不错,特意挤出版面给你上这期的,我还没见过,你感觉效果怎么样?

是头条,季教授,我没想到。是吗?看来葛霖这家伙还真够意思啊,哪天我好好请他!

季教授,还是我请吧,哪天您有时间约葛霖老师出来,我做东,我很想通过这个机会认识您和葛老师这样的人,对我的创作是个促进,您给我个机会行吗?

季帆沉吟了一下:本来我是不主张这种事情的,可是你目前的创作情况真的很需要别人的点拨,好像什么都具备了,就像垒墙,砖啊,土啊都有了,就差那么一点灰,可这一点灰恰恰你不具备,墙是垒了,经不起推敲,你是应该结识些像葛霖这样做编辑的人,他们常看稿子,一眼就能看出弊端在哪里,这样吧,哪天我约葛霖,大家在一起坐会儿,不过,这几天不行,我,我有其他的事,有时间我联系你吗?

好,季教授您方便的时候通知我,我过去。您夫人目前的身体还好吧?

她?哦。很好很好,谢谢你关心她。再见!

季帆没想到奚雅问起羿小羽,他不想和她多说,他担心自己失态,会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切。

孟嘉伟向妻子撒谎了

又是周末,季帆一直没有电话过来,奚雅觉得是自己要感谢人家,要拜师就该自己主动些,她打电话给季帆说她这个周六想去北京,如果季帆和葛霖有时间的话,她想中午请他们在一起坐坐,地点和时间由季帆定。

季帆实在没心情,可是答应了人家的事情也不好总是推脱,当下给葛霖打电话问葛霖周六中午是否有时间?葛霖回答说如今他是王老五天天冷锅冷灶,只要有饭局,谁招呼跟谁走,而且听说是奚雅请客,葛霖更有兴趣了,和季帆打哈哈说,如此隆重推出看来用心良苦啊,季帆说他

得了色情狂想症,典型的王老五心态,看什么都是暧昧的。和葛霖敲定了,季帆给奚雅打电话定了地点和时间,约定明天湘妹子酒家见,葛霖是四川人,他是主宾当然以他定口味。

奚雅和季帆约定好,赶紧给孟嘉伟打电话,他到现在还没打电话告诉她是否周末休息,肯定是工作忙,她想如果他今晚不回来,明天她坐长途车去市里,中午要是他有时间,她想让他替他陪陪季帆和葛霖,她不会喝酒,担心自己招待不周。电话打通了,孟嘉伟还没等奚雅开口就说,他明天要去外地出差,和人家约好谈个项目,这个周末就回不去了,奚雅还想说什么,那边孟嘉伟说他有客人,先挂了。

奚雅看着断了的电话发呆,电话那头明明鸦雀无声,丈夫却说有客人,莫非他是出来接的电话?这个时候应该是吃晚餐的时间,他这样匆忙,而且声音中还透着一丝慌张,究竟和谁在一起?在做什么?

奚雅心有些乱,转念一想,可能是自己太敏感了,丈夫没日没夜地工作这么辛苦,自己不该怀疑他。看来今夜又是一个寂寞的夜晚了。

奚雅看到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

办事处,孟嘉伟刚和羿小羽做完爱,羿小羽去浴室洗澡的时候,奚雅的电话打了进来,孟嘉伟一看是奚雅的电话,赶紧说了两句挂掉了,他担心羿小羽出来撞见,他不想当着她的面说谎,那会让他很尴尬。

早晨,孟嘉伟送羿小羽去驾校参加理论知识考试,自己坐在车里等,直到中午有学员陆续出

来,才站在车旁迎接羿小羽。

羿小羽从门口走出来,脸上洋溢着喜悦,等急了吧?嘉伟?

孟嘉伟接过她手里的包:没有,考得怎么样?

昨天你帮我复习的重点都有,肯定没问题。

是吗?那祝贺你庆祝庆祝?好,听你的。

两个人人在饭店吃过饭出来,孟嘉伟问:下午怎么安排?

羿小羽说:下午我想开车,现在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,考了一上午的试,有些头昏脑涨。

去我那儿?

不会有人吧?

不会,他们都休息了,自从你第一次去过我那儿后,我就再也不敢安排他们周末加班了,我可不想让他们浪费我们的好时光,对我来说,周末是一寸光阴一寸金。

羿小羽笑着坐进车里。车子到了目的地,两个人下车相拥着走进办事处。刚进屋里,孟嘉伟就把羿小羽抱了起来,径直走进卧室,他感觉自己的周身就像着了火一样,他亲吻着那张让他痴迷的脸,急不可耐地撕扯着束缚他们身体的衣服,他想进入那让他朝思暮想的身体,一刻也不能耽搁。

好吗?孟嘉伟看着同样是大汗淋漓的羿小羽深情地问。

羿小羽用衣服裹紧身体,下地穿鞋,羞涩重又回到她的脸上,不知道有些事情是能说不说的吗?

孟嘉伟拉住羿小羽的一只手,我要知道你的感受,我想让你快乐!

羿小羽凝视了孟嘉伟片刻,她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目光的力量,再狠心的人都无法抗拒这种目光:等我,等我洗完澡,告诉你,好吗?

好吧。

羿小羽走进浴室。

孟嘉伟点燃一支烟,他还没

来得及品味刚才的一切,手机就响了,他没想到是妻子打来的,昨天他撒谎告诉她去外地了,若是以前她这个时间是不会打搅他的,莫非夫妻之间真有感应?她预感到了什么?孟嘉伟起身,朝浴室看了一眼,他不想让羿小羽看见他这个时候接妻子的电话。

不是告诉你了吗?我今天去外地,我现在正在谈事,完事后,我把电话给你打过去。

羿小羽说:下午我想开车,现在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,考了一上午的试,有些头昏脑涨。

去我那儿?不会有人吧?不会,他们都休息了,自从你第一次去过我那儿后,我就再也不敢安排他们周末加班了,我可不想让他们浪费我们的好时光,对我来说,周末是一寸光阴一寸金。

羿小羽笑着坐进车里。车子到了目的地,两个人下车相拥着走进办事处。刚进屋里,孟嘉伟就把羿小羽抱了起来,径直走进卧室,他感觉自己的周身就像着了火一样,他亲吻着那张让他痴迷的脸,急不可耐地撕扯着束缚他们身体的衣服,他想进入那让他朝思暮想的身体,一刻也不能耽搁。

好吗?孟嘉伟看着同样是大汗淋漓的羿小羽深情地问。

羿小羽用衣服裹紧身体,下地穿鞋,羞涩重又回到她的脸上,不知道有些事情是能说不说的吗?

孟嘉伟拉住羿小羽的一只手,我要知道你的感受,我想让你快乐!

羿小羽凝视了孟嘉伟片刻,她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目光的力量,再狠心的人都无法抗拒这种目光:等我,等我洗完澡,告诉你,好吗?

好吧。

羿小羽走进浴室。

接到太太的短信后崔海燕加快了越狱的步伐



山风 著
南京出版社友情推荐

故事叙述的是前刑警、商人崔海燕因金融诈骗罪被判入狱十五年。自入狱之初,他就处心积虑策划越狱。他以其熟悉监狱的优势赚取了警官的信任,在关键岗位上从容地实施越狱计划。然而,注定他就是注目焦点,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:警察、犯人,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。他的越狱计划实施困难重重。当有一天,他发现自己入狱真相后,他加快了越狱步伐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崔海燕先后考虑过的越狱途径有数条:攀越电网、弹射飞跃、钻窖井、混入外来厢式车中以及搭载大型货运车混出大门等方案。攀越电网方案已经被排除在外。于是在一个夜晚,他和老鼠去钻窖井准备越狱,可是水太深,又没有成功。很快崔海燕又找到新的越狱办法,他决定化装成民警,用电脑机箱做掩饰,光明正大地走出监狱大门。

刑侦小说

令人惊讶的短信

这是太太给他的留言,为他提供了两条极为重要的信息。如果心脏不好,心脏病准会发作。

太太说:筱竹有向教导员告密嫌疑,老公你真的要越狱?

这条信息让崔海燕吃惊不小。第二条信息则让崔海燕血管喷张大脑空白一片。

太太说:调查结果,筱竹与丁老板关系非比寻常,筱竹故意布下的局致使你银铛入狱。

以前,崔海燕怀疑遭人陷害,但他从来没有将共患难的红颜知己筱竹纳入怀疑对象。后来,他开始怀疑筱竹是一只隐藏在身边的红蜘蛛,但仍停留在怀疑阶段。事实是,他被最信任的人出卖了。崔海燕没时间去表达对心爱如蛇蝎的筱竹的仇恨,他只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他:他确实是被人陷害了,他的越狱选择没有错,他必须越狱!

……窗外的天空渐渐拉上黑幕,车间里的灯光愈发明亮。

崔海燕望着头顶上黑乎乎泛着光的两只摄像头,窃笑:发生越狱事件,不是警察太愚蠢,而是我们犯人太狡猾。警察在明,我们在暗。制度再完善,总有漏洞,技术再先进,也只是机器。

崔海燕去了值班室,民警乙正在接电话,经同意,崔海燕关闭电源,拔掉电线,将机箱抱走。临走前,他再次仔细打量值班室的简陋陈设。和以前一样,除了一部内线电话外,值班室没有任何通讯工具。

被切断,他们就处于用还是不用手机的优柔寡断状态中。如此,无形当中,警官的尴尬将为他崔海燕追加了逃亡时间。

今天晚上,监区长和副教导员先后来车间串场。墙上的挂钟时针悄然越过七点半,副教导员还没走,指导员从监房赶到,加入聊天群体。眼见副教导员和指导员几人聊得正欢,崔海燕心急如焚。老鼠也挠头,问崔海燕如何是好。崔海燕问老鼠有什么好主意。老鼠说:我有一计,可否一试?崔海燕说:你说来听听。

老鼠的鼠眼滴溜溜地一转,“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把火烧了车间。众人扑救的时候,谁还能顾得了我们两个?”

“这会出人命!”崔海燕拒绝。老鼠说:“无毒不丈夫!”老鼠阴险的眼睛眨了眨,崔海燕不同意,并且感觉副教导员们很快就走。

心诚则灵。副教导员抬头望着挂钟,说快八点了,抬起屁股走人。指导员嘱咐民警丁一句也起身了。碍事的警官在黑夜隐没。崔海燕提醒自己:越狱倒计时。

无论丁老板的真实嘴脸是什么,只要他安排的人还在监狱附近,就是他崔海燕逃亡的希望。电话联系,接应之人仍在,默记车型、颜色和车号后,崔海燕告诉他在大门五十米开外隐蔽,等候指令。老鼠也给他的兄弟指出策应具体方位。

将手机揣进口袋,崔海燕做了一个剪断的信号。老鼠用尖嘴钳去剪电话线。崔海燕去窗口检查出口后,取出包裹,检查完行头,回头再遇老鼠。老鼠说电话线已经被切断。

崔海燕看看手表,说:“这次签字时间快结束了,连同下一次,一道交给民警乙签字,过关后,你通知我。”

老鼠磨洋工将签字时间拖

延到八点二十分,然后脚底生风,只用了四分钟就跑完了全程。此时,民警丁巡查拘丁,老鼠故意避开他去找值班室里的民警乙。

崔海燕遥望暖洋洋的值班室;民警乙疲乏地接过签字本,与老鼠叽咕几句写了几句,将本子扔给老鼠。老鼠夹上签字本敏捷地逃出值班室,朝照面的民警丁点头哈腰迅速奔向劳作犯人中。民警丁看老鼠背影一眼也推门进了值班室。

目睹这一切后,崔海燕抱着机箱就走。崔海燕出门没几步就遇到老鼠。老鼠看着机箱说:你这个时候弄它干啥?崔海燕犹豫了一下,将机箱丢在一黑暗处,问老鼠:“你那玩意呢?”老鼠说:“我已经包好了,放在那个窗口,就等你一起出门去取。”

崔海燕和老鼠并排走到离兽把守处,对禽兽说到厕所一趟。顺利闯过禽兽这道关,两个人进了厕所。崔海燕将手机交给老鼠。得到已在指定位置安放好安全气囊的回复后,老鼠像幽灵一样又闪出,沿着第一次的越狱途径去取弹射器。老鼠刚走出,此时,八点三十分,守候的崔海燕也潜出厕所,而方向则是车间。

老鼠说:“你那玩意呢?”老鼠说:“我已经包好了,放在那个窗口,就等你一起出门去取。”

崔海燕和老鼠并排走到离兽把守处,对禽兽说到厕所一趟。顺利闯过禽兽这道关,两个人进了厕所。崔海燕将手机交给老鼠。得到已在指定位置安放好安全气囊的回复后,老鼠像幽灵一样又闪出,沿着第一次的越狱途径去取弹射器。老鼠刚走出,此时,八点三十分,守候的崔海燕也潜出厕所,而方向则是车间。

老鼠说:“你那玩意呢?”老鼠说:“我已经包好了,放在那个窗口,就等你一起出门去取。”

崔海燕和老鼠并排走到离兽把守处,对禽兽说到厕所一趟。顺利闯过禽兽这道关,两个人进了厕所。崔海燕将手机交给老鼠。得到已在指定位置安放好安全气囊的回复后,老鼠像幽灵一样又闪出,沿着第一次的越狱途径去取弹射器。老鼠刚走出,此时,八点三十分,守候的崔海燕也潜出厕所,而方向则是车间。

他几乎要窒息。

一个黑影从杂物后走出来。崔海燕问:“是大脚?”

“是我,老哥,事不宜迟,快走!”大脚不作任何解释催促崔海燕。

“你……”崔海燕没有思考和判断空间,无言转身。两人即将接近窗户,一声嘶喝几乎像利剑刺中崔海燕的心脏:“站住!”

崔海燕关节僵直,回头,又一个黑团冒出,定睛,吆喝之人是野狗。他悄悄放下机箱。

“哈哈,我们的崔总什么时候摇身一变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了?警察?呵呵,多威风啊!”黑暗中,野狗的眼睛发出得意的亮光。

“野狗,希望你别妨碍我!”崔海燕接近野狗。

“我说崔总贼心不死,政府就是不信,这不?越狱,被我逮个正着。”野狗开始向后退。

野狗傻就傻在逞能炫耀上。想溜走报警?门都没有!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崔海燕不给野狗机会,猛虎下山,施展他的擒拿绝活,扼住野狗脖子,没等野狗再出声,五指如钢爪发力。咔嚓一声,野狗哼都没哼一声,软绵绵地瘫倒在地。

眼前一幕,大脚看得痴痴发呆。“走!”崔海燕抱起机箱,两步跨到窗户前,掰弯钢条,探出脑袋,路上空寂无人,爬出窗户,接应大脚出来,潜进对面的绿化带中。

崔海燕抱机箱弯腰向大门方向疾行,大脚无声地寸步不离。离大门大约二十米处,崔海燕潜伏下来,紧张地看时间,八点三十八分,他回头眺望车间方向,没有可疑动静,收回视线盯着身边蹲着的喘粗气的大脚。“你知道我想越狱?”

“早就看出了。”大脚回答。他一言暗中保护崔海燕布置越狱行动。“你也早有越狱预谋?”

“我看人不会走路的,你走的日子就是我自由的那一天。”

“你真有心计!”

“老哥,怎么走啊?再不走车间会发现的。”

“不急!”崔海燕内心比大脚还焦急,“来了!”

一辆运载大件的汽车从精工车间缓缓开出,十秒时间,抵达监狱大门。

“我原准备从车辆下混出去的,我们是两个人,而车肚子下只能藏一个人,等我信号你爬上车底。”

“老哥,那你怎么走?”

“我自有办法。”

大门,雪亮如白昼,人和车都拖着长长的阴影。司机和押车人员接受检查后,门卫开始仔细检查车里车外。

崔海燕在猜想老鼠取到弹射器后回头发现他消失的反应:是终止还是单独实施越狱行动?

门卫围绕车辆检查完毕,返回大门,开启森严大门。门卫隐身车辆另一面的瞬间,崔海燕挥挥手,大脚轻盈如猴跑过绿化带,直扑车辆,爬进车下,贴上大梁。

崔海燕再看时间,八点四十五分,离开警官视线二十分钟了,收工在即,如果再不出去,可就沒有任何机会了。

“嘎吱嘎吱……”缺油的大门在黑夜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车辆启动,慢慢移向大门外。崔海燕心脏像拧紧的发条急促而有力地搏动。“一……二……三。”车驶出大门一半时,他猫腰接近车辆,将机箱放在肩上,遮掩面部。

车辆全部通过,崔海燕隔着机箱大声说:“借路,谢了兄弟!”

“谁啊?”门卫问,“是民警丙?”

“是我!”崔海燕大步流星跨出监狱大门……

完